



## 星报追踪

### 母女高速被撞截肢追踪 肇事局长解释称： 事后因为害怕 忘了是自己开车

日前，一则名为《“官商兄妹”肇事后冷漠以对》的网帖引起广泛关注，网帖直指池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杨惠亮肇事后不积极施救，事后更是一个多月没有露面，甚至试图“顶包”。本报对此也进行了报道。昨日，针对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，伤者家属发帖质疑。

#### 质疑：为何一个多月才露面

昨日，针对池州新闻网“连环交通事故致母女重伤，交警作出事故认定”的报道内容，伤者家属葛立明在网上发帖，提出质疑：

1. 葛某撞到李某车子，立即下车就听到李某躺在中间隔离护栏下呼喊：“好人，帮忙打110，帮忙拦车”，难道说是葛某撞到李某的吗？

2. 杨局长将王某和葛某撞伤后，下车后为什么不施救？哪怕帮我们拦一下车，搭一把手。撞人后不施救，难道不涉嫌违法吗？为何杨局长如此冷酷，没有人性？

3. 杨局长于2月8日到交警队做笔录，说车不是他开的，让其妹顶包，撞人后找人顶包是否因酒后驾驶？是否涉嫌肇事逃逸？当晚是否做了酒精测试？

4. 杨局长到医院探望伤者，是事发一个多月后的3月13日下午两点半，一个多月里他为什么不来看？是大量热心网友转载后，迫于舆论压力，官位危机，而不是良心的发现，人性的回归。

#### 痛斥：肇事局长怕影响仕途

昨日，记者再次联系了葛立明，他仍对肇事司机杨惠亮一个多月后突然现身医院十分不满，并且向记者提供了其姐姐葛某所写的3月13日的情形：

“面对我们的疑问，杨大局长终于在3月13日下午（在我爸和弟弟被交警队叫走后）露面给了所谓的解释。我写出来希望广大网友自己品味。关于当晚不救人，他淡定地说我没救你们，可是你们走后救了你们之前要救的人。关于不承认自己开车让其妹顶包，杨大局长说我和妹妹轮换着开车的，撞到你们后我就忘了是自己开车的。”

关于一个月不出现，杨大局长更是直接说我胆小不敢来。我不知道杨局长在害怕什么，是害怕我们会讹诈他，还是害怕我们影响他的仕途？我不知道杨局长为何胆小了一个多月后，突然胆子就大了，没打一声招呼就闯进了我们的病房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，这样突然的出现对于我和妈妈是多大的刺激。

#### 局长回应：忘记是自己开车

肇事副局长到底有没有出现“顶包”行为？为何一个月都没有看望伤者？

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，当事人杨惠亮回应称：“当时事故发生后就懵了，下车后报了警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葛家离开后，我们对第一位伤者李某进行了救助；之所以一个月都没有去看伤者，是因为想让他们安心治疗，怕自己去了给他们增加负面情绪。”

针对“顶包”质疑，杨惠亮表示：“开始的时候车是我妹妹在开，后来我们换着开。事故发生后既害怕又内疚，所以当时的情况忘掉了，以为是我妹妹在开。现在已认定事故责任人是我，就不要再说了。”

记者还获悉，对于3月11日交警部门开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“杨惠亮负主要责任，葛某负次要责任”，葛某对此认定结果不服，已提出复核申请。 记者 刘海泉



朱守俊指着妻子溺亡的地点

# 母亲为救幼子不幸溺亡 双手依然保持托举姿势

3月14日下午，界首市郭店村旁的一条河面上，一个打此路过的村民发现路边的河面上站着一个小男孩，路人非常惊讶，“一个小男孩怎么能站在深达2、3米的水面上呢？”小孩挥舞着手大哭，等路人把他拉上岸后，小孩却用手指了指水面，说：妈妈还在下面。路人仔细一看，水面下果然有一妇女，双手举向水面。等打捞上来后已经死去，但那个双手向上的姿势依然保持着。

## ——拉上来后，她的两只手向上举着——

村民哭诉感人一幕：

记者于3月16日下午赶到了事发地，界首市大黄镇郭店行政村朱庄村朱守俊的家中，逝者是他的妻子李宁。院落里已经搭起了塑料大棚，村民们帮忙操办丧事。朱守俊对记者说：“李宁明天上午火化。三岁的孩子睡着了，大儿子在里面守灵。”

朱守俊和几位村民领着记者来到其家前面不远处的小河边。这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河，说它是河似乎都有些勉强。河面很窄，记者目测不过四五米宽。又用树枝量了下，却很深。

据了解，这是去年附近村民建房时，用挖掘机在原本并不深的河中取土，留下这个两三米深的大坑。大坑堤岸陡峭，一般人一旦落入水中，很难安全上岸。而朱守俊的妻子李宁

身高只有一米五，且不会游泳。

朱守俊说：“3月14日下午3点多钟，我媳妇一个人在门口盘线，看到我小儿子掉水了，就慌忙跑下去救，当时附近没有其他人。前村一位妇女去村里医疗室路过这里，看到沟里的水里有个小孩，就把他拽了上来。”

住在坑南边70岁的村民朱振良告诉记者，他和老伴张翠英亲眼目睹了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。当时，他老伴坐在门前吃馓子，他在屋内看电视。他老伴看到“幸福”（朱守俊的乳名）的老婆李宁放下针线往百米外的坑下跑，就预感到可能有什么事，等他们听到一女子的呼救声蹒跚着赶到河边时，发现果然是朱守俊小儿子瑞瑞掉水了，“小瑞瑞浑身棉衣湿透，

站在边上哭，南庄上的一个女的让我赶快喊人，说还有人在水里。”她就连忙喊老伴以及其他的村民救人。

朱振良哭着说：“我们两口子和废人差不多，都得过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，手脚不方便，我要是能跑，幸福的媳妇也能救上来了。我们只有大喊附近盖房子的人来救。”朱振良的老伴张翠英告诉记者：“等援救的村民赶到的时候，我就说朱守俊的媳妇怎么还没影呢？救人的女子用手指着说，孩子的妈妈就在下面呢，当时‘劳动’（一村民的乳名）用一根棍子在水里往上挑了几下，朱守俊的媳妇就浮出水面了。连忙拉上来后，她的两只手还是向上举着。他们又给朱守俊的媳妇做了人工呼吸，但没有救活她。”

## ——孩子，千万别忘了妈妈的样子——

父亲告诉儿子：

“那天下午我在外边干活，等听到消息后赶回来，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。”朱守俊说，“当时三岁的孩子棉衣全部湿透，但他一点事情也没有。”他抱起孩子，孩子和他妈妈说妈妈淹死了。“我责问儿子为什么要上坑边去玩，儿子搂紧我哭就是不说。我当时感觉整个天就像塌了一样。”

据村民推断，事发时李宁曾多次

试图上岸，但由于水坑堤岸陡峭，李身体柔弱，又不会游泳。她棉衣吸水后增重，力气耗尽，李宁估计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，就使尽全力把孩子举着露出水面，她自己最终溺亡。

据介绍，李宁今年35岁，和丈夫朱守俊2000年经媒人介绍结婚，生有二子，大儿子读小学5年级，小儿子瑞瑞不满3岁。李宁为人忠厚善良，对公婆孝敬有加，村民们都为其惋惜。

事发后，丈夫朱守俊开始料理妻子的后事，他翻箱倒柜，却找不到一张妻子与儿子的合影。朱守俊便将自己的一张结婚照缩小、封塑，小心地装进儿子瑞瑞的贴身口袋里。

不满3岁的瑞瑞哭着对爸爸说：“妈妈没了。”朱守俊抚摸着儿子的头哽咽道：“孩子，留着，千万别忘了妈妈的样子！”张锐乾任爱民 曹亚伟 记者 杨文艺 文/图